

剧本谈



李新华

好戏未必出自好剧本,但“临时爆肚”不是主流

**羊城晚报:**作为一名专业编剧,您如何看待剧本的作用?

**李新华:**我从事编剧工作已有20多年。从一开始,我就认为剧本非常重要,都说“剧本是一剧之本”,是剧目的基础。但后来经过观察和思考,我开始怀疑剧本是否真的这么重要。坦白地说,有些好剧本搬上艺术舞台后,呈现出来的效果很糟糕;而有些我们专业编剧看来很“烂”的剧本,却能演很多场、拿很多奖项。

所以,剧本和舞台的关系,不一定是好剧本就有好戏,好戏未必出自好剧本。戏剧、电影等是综合的艺术,不是剧本决定所有东西。除了剧本,它还与演员、导演、包装等密切相关。就算是“烂”剧本,如果遇到好导演、好演员、好包装等,也能变成一出好戏。

**羊城晚报:**据说,有些戏不需要剧本也能演?

**李新华:**以前香港的某些粤剧演

不创作就会“荒废”自己

**羊城晚报:**广东艺术团团的剧本主要来源于哪些渠道?

**李新华:**艺术团团做的主题项目,如果是有项目经费支持的,一是直接找省外的剧本;二是请省外的名作者来写剧本;三是找本地的作者来写剧本,但这种情况很少,我估计达不到三分之一。

**羊城晚报:**您认为,目前广东编剧界最真实的状态是怎样的?

**李新华:**现在有些广东的文艺院团,喜欢请省外的作者来写戏。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,有些院团为了剧目能评上奖项,就邀请名编、名导等加盟创作团队,增加获奖的砝码。

编剧与演员一样,需要创作的舞

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、一级编剧李新华:

# 不重视编剧,小心粤剧变“粤语歌剧”

## “‘编剧荒’或周期性出现”

**羊城晚报:**目前,广东还存在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吗?

**李新华:**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的说法,是本世纪初提出的,那时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的确很严重,不仅是广东,全国都一样。就广东的粤剧剧种来说,老一辈的粤剧编剧慢慢写不出来,而新的编剧又接不上。当时,秦中英、潘邦棣、何笃忠等一批老编剧都六七十岁了,再年轻一些的编剧屈指可数。连粤剧名家红线女都说,这样下去,我们没有新戏演了。

为了解决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,当时省剧协、省艺研所等办了不少短期培训班,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编剧。所以,我认为,

近十几年来,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是基本得到缓解的。目前,这批编剧的年龄处于四五十岁,还处于“当写之年”。但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也有周期性,下一个“编剧荒”“剧本荒”或会在十年八年之后出现。

**羊城晚报:**广东前不久启动的2025年舞台艺术选题征集,会不会给编剧带来惊喜?

**李新华:**我关注到这个选题征集了。我认为,选题征集的确能吸引公众的关注,其中一些创意、点子或会为编剧带来创作的灵感。从创作、转化的角度来看,三五万字的小小说更容易被创作成舞台艺术作品。

目前,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联合羊城晚报共同推进“广东省舞台艺术选题征集计划”,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舞台艺术创作选题。本次征集“无门槛”参与,题材“不设限”,作品可以创意选题、剧本或故事大纲等形式提交。

投稿请扫二维码——



## 樵隐

## 他的剧本演员爱演,观众爱看

近日,一场主题为“豪情动笔 百年戏文”的纪念晚会在广州举行。众多粤剧名家倾情出演当代著名粤剧剧作家秦中英创作的经典名段,深情缅怀这位为粤剧艺术奉献一生的“文字老馆”。

秦中英(1925—2015),广州黄埔人,毕生致力于粤剧编剧事业。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,他创作、改编、整理粤剧作品近300部,其中搬上舞台的超过200部,成为编剧界的楷模。其代表作包括《王大儒供状》《绣襦记》《朱弁回朝》《昭君公主》《白燕迎春》《豪门千金》等,滋养了红线女、陈笑风、倪惠英、罗家英等省港澳剧名家。

秦中英的剧作以结构严谨、文学性强著称,尤重刻画人物、抒发真情。在音乐创作上,他既扎根传统粤剧精髓,又勇于创新,做到“古为今用,用而化之”,其作品音乐编排流畅优美,常谱新声。其艺术成

就屡获国家级、省级奖项肯定,深受观众喜爱,成为粤剧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

“秦老是一个文学功底非常深厚的人,也是一个多产的编剧。”粤剧名家倪惠英回忆,“秦老令我最难忘的,是他的好学。在90岁高龄时,他每天还要诵读两篇古文。”

晚年,秦中英倾力于艺术传承,培养了一批粤剧编剧人才。

“秦老师传授的不仅是编剧技巧,更涵盖曲牌运用、唱腔流派理解、故事情感表达以及对传统艺术的深刻领悟。”李新华回忆,“秦老师经常对我们说:‘写戏情节必须简洁,情感必须浓烈。’他又说,王国维用‘以歌舞演故事’来定位中国戏曲并不全面,‘演故事’只是基础,‘演人物’才是中心,‘演情感’才是终极。秦老师的剧作中没有太多的宏大叙事,也没有去图



秦中英

解政策和讲大道理,但一定有浓烈的生旦情感,一定有好唱、好听的唱段。因此他的剧本演员爱演,观众爱看。”

李新华概括秦中英的艺术精髓为三点:其一,“戏的一半是曲”,强调音乐在粤剧中的核心地位;其二,“戏可以假,情必定真”,追求情感的真实性;其三,主张“戏曲更重要的是歌舞演情感、歌舞演人物”,并谆谆教导学生“一定要写好人物,而不仅仅讲一个故事”。

新发现

# 首次公开发表:老舍关于潮剧的讲话实录

□葛涛

## 壹

## 一份“未经本人审阅”的记录稿

这份油印的发言记录稿题为《老舍等同志在潮剧座谈会上的发言》,记录了徐平羽、阳翰笙、老舍、张庚、曹禺、吕复等人在潮剧座谈会上的发言,由剧协广东分会发出。

记录稿中老舍的发言内容如下(按:文中小括号内文字是原记录稿就有的,方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):

首先感谢汕头地委,招待我们;第二是要感谢周扬同志,在北京时给我们大事宣传!这次来了,果然学了不少地区;第三要感谢潮州文化管和各地群众施加压力,使我们写了点诗,将来参观潮汕地区的人多了,诗人也就会多了;第四要感谢的,是每人都买了海柳烟嘴。我们在路上看了许多潮州工艺品,许多是出口的,如木雕,象这些的工艺品你们可以多做一些。北京的牙雕,一、二块钱的成本可以卖两三千块钱。现在新老艺人刻得都不错,我们是看惯了,就感到没什么,不像英、美、日本的艺术家的,看到一点就捧得不得了。你们对潮剧也可能同样看惯了,便觉得平常。去年我们在内蒙古包头(市),碰到一个演彩旦的,很了不起,我看可入全国名旦之列。他总结了许多北方农村妇女的动作,但他在包头很受攻击,不受欢迎,不给戏演,说:“你是男人嘛,去你的!”我们鼓励他到北京演出,总结表现妇女的东西。那天看了李有存的戏,京戏几个丑能演这种戏?没有。(张庚同志:昆曲也不一定有。)我们认为全国第一嘛。可是李有存有昆丑的东西,有文丑的,有武丑的,合在一个人身上。象京剧里的刘斌昆,是唯一的全才,全国只有一个人。(张庚同志:北京没有一个。)可能你们看惯了,就不觉得惊奇。

老实说,过去在北京看“辞郎

洲”,印象并不怎么好,这次看“芦林会”、“柴房会”,觉得是要往深处挖一挖,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了。这对别(的)剧种的影响很大,他们没办法演到,就要学,当然你们也要向别人学,向别人学,皮毛容易学,真正的东西就难学。比如,请原谅我说,“刺良冀”的旦角是学了京剧的东西的,看了不象潮剧的了,我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学,而是说皮毛的东西不要学,学了不一定好。如“金福戏鬼”的老头,出来没水袖,但是他故意甩水袖,更可笑。这完全是用潮剧手法演出来。

我们要把基础都拿出来我们历史悠久,有自己的一套。我看到旦角的头饰,非常喜欢,“金福戏鬼”的秀才娘,头饰那么美,都是淡淡的,不还要还像“贵妃醉酒”一样珠翠满头就不好了。

以我们北方来说,各剧种都挖出了好东西,但在服装方面,演技方面,音乐方面,逐渐变得一样了。一些小剧种,也学二黄铁鼓,你打河南来,自己没有一套吗?川剧、潮剧就使人喜欢。潮剧音乐实在优美,特别“井边会”,伴奏好,唱腔也好,能发扬它就了不起。我们知道,中国戏曲最大缺点就是音乐拿不出去,比如京剧到国外去就不大唱,因为外国观众听惯了“茶花女”。出国就只能多演武戏,京剧武打是世界第一,可是音乐很简陋,很贫乏。潮剧音乐都很好,不噪人,很优美,而且有些是几百年前的曲调,恐怕还有唐宋的东西在内。这些东西要好好发扬它,使它成为更完美的乐队,将来在国际上可以有地位的。我提个小意见,我们到上海去听音乐,还嫌没有自己的音乐家,伴奏家,我想以后打幻灯应当把我们的乐队的演奏的姓名也打出来才好。

1962年3月2日至26日,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、歌剧、儿童剧创作座谈会(简称“广州会议”),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剧作家、研究者共15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。

会议闭幕之后,中共汕头地委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、时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恒、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吕复等人,以及老舍、曹禺、阳翰笙、张庚等剧作家到汕头考察潮剧,并举行潮剧座谈会。

老舍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被记录、整理之后,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(简称:剧协广东分会)以公文的形式印发给本省的有关剧团和文化机构,但是至今尚未公开发表过。



1962年4月,老舍在广东参加潮剧座谈会后为潮剧题词。左二为阳翰笙、右一为潮剧作曲家马飞(资料图片)

## 叁

## 内容可靠,具学术价值

彩啊!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,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。那些小学生有出息,前途不可限量。师傅教的得法,学生学的勤恳,所以学得快,也学的好。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,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,而且是多么鲜美的花呀!我爱好文艺,见此光景,自然高兴;我想,别人也会高兴,谁不爱看好戏呢?

由此可以看出,老舍在观看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地方戏剧之后,高度评价

两省的地方戏剧的演出水平和艺术传承工作。

老舍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,而且也是一个爱看戏的人。从《老舍全集》中可以看到老舍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观看过北京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、四川省、广东省,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剧团的演出之后,针对这些剧团演出的剧目谈了自己的观感。

但是,《老舍全集》中缺少老舍于1962年3月到4月在广东省考察地方

戏剧期间在戏剧座谈会上评论地方戏剧的发言记录稿。本文所披露的这份发言记录稿,虽然未经老舍本人审定,但内容是可靠的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,不仅可以弥补《老舍全集》在收录老舍文章方面的不足,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出老舍对广东省的潮剧的地方戏剧的评价,对于了解老舍在20世纪60年代的戏剧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,希望今后再编辑新版《老舍全集》时能将这篇发言记录稿收入其中。